一定要坐位子吗？

◆简平

有时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地铁或者公交车门一打开，乘客就会一拥而入，然后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想着去占个座位，结果，由此导致的争执和纠纷层出不穷，大打出手也是隔三差五的新闻。每当看到乘客争先恐后、用足力气、费尽心机地去抢座位，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其实也不过几个站，不过一点时间，真的一定要坐位子吗？

我曾在东京的丰岛五丁目住过些时日，那里有很大的住宅小区，如果要去市中心，可以到地铁王子站，那里有四通八达的地铁或者公交车。不过，从小区到王子站，得走二十分钟的路，要是不想走路，小区门前有公交班车，而且是始发站，十分钟左右就有一班车驶往王子站。乘这个班车的人不少，上下班早晚高峰时尤多，候车的队伍排得很长，即便平常时段也是基本满员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公然插队，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乘客们上车后纷纷争抢座位。

这车上当然是有座位的，并且设有和我们这里一样的老弱病残孕的爱心专座，可是，让我好奇的是，车上乘客再多再拥挤，那些专座也常常是空着的，很少有人去坐，更不要说去抢了。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夫老妪即使站在爱心空座前也不落座，他们安静地站着，有人请他们去坐抑或干脆让座，他们却微笑着有礼貌地婉拒。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人之所以不坐爱心专座，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还尚未到“老弱”的程度，既然这样，岂能占座，应该一直保留着，让给真正需要的乘客。老人尚且如此，遑论年富力强者了。正所谓环境造就人，我在丰岛五丁目居住的那些日子里，在这条公交线上一次都没抢过座位，甚至一次都不曾落座，总是扶着车上的把手，腰板挺直，从从容容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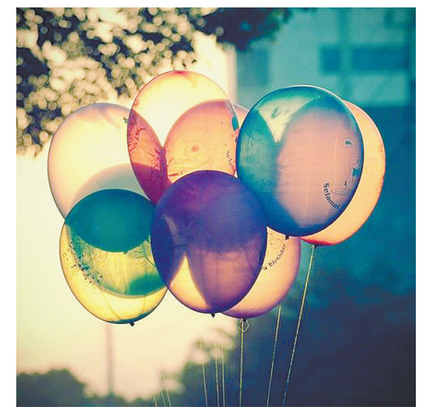
但是，现在，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争抢座位的大军了，一入公交车或者地铁车厢，脑子里想着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占个座位，所以两只眼睛左看右看，东张西望，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打扮端庄的中年大妈带着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冲进车厢，像猛狮一般直扑刚好空出来的座位，不料就差那么一点点，让一位步履矫健、动如脱兔的老大爷捷足先登。功亏一“步”使中年大妈颇为愤然，在乘坐的五六个站程里一直絮絮叨叨，端庄尽失，而那位老大爷则大约为自己的身手敏捷而沾沾自喜，不断地抖晃双腿，同样斯文不存。

我忽然很想向他们发问：“真的一定要坐位子吗？不坐位子会怎么样呢？”其实，我是在问我自己。我想，静下心来会发现，事实上，我们都不是一定要坐位子的，只是习惯使然，仿佛只有坐上了位子，才笃定泰山，才安逸逍遥；我不相信乘一趟公交车或者地铁，是一定要抢个座位坐坐才算完满的，我也不相信所有的乘客都认可抢座位是个应不断发扬光大的好习惯。

不好的习惯导致许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好的习惯要改变，好的习惯要培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因抢座而闹出事端者总是指责对方没有素质，那看来大家还是知道人是需要有素质的。每每想到丰岛五丁目的那些有素质、有修养的从来不抢座位的乘客，我就肃然起敬，他们不论年龄，不论男女，个个都是绅士淑女。与其说绅士淑女是种模样，不如说是种文明的状态，是种精神的景象。哲学家、文学家爱默生这样说过，绅士淑女是近两三个世纪以来主要的精神产物。既然属于人的发展过程，那看起来要求我们这里人人都不抢座位显然还有待时间，不过，尽管不能一蹴而就，但也可以大力提倡。

真的，对大多数乘客来说，当你踏入公交车或者地铁车厢时，都应该对自己说一句：不要抢座位，你是可以站立的，一个人能够站立着是件多好的事，而站立是多美的姿势。



以经典致敬时代

◆山月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新鲜出炉了。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它又一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尽管随着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文学已失去“轰动效应”；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别的大奖，它仍能成功地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学，引向阅读。我们则以对其的阅读和品评，回望往昔，慰藉心灵。

茅盾文学奖以文学的形式致敬时代。许多获奖作品都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比如首届获奖作品中的《芙蓉镇》，就控诉了动乱年代中某些卑鄙无耻的流氓宵小。他们借“运动”之名，借机发泄欲望，践踏人性之真善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的错误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生活才逐渐稳定和美好起来。小说中的王秋赦就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他靠“运动”获得了钱、权和女人。当一切回到正轨后，他疯了。最后，他敲着锣满大街喊“运动喽！运动喽！”的片段，仍给人们以警醒。

许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可划入现实主义文学之列。其为人生而艺术，史诗长卷，说古道今，可为镜鉴。而作为中国当代作家，有些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在历届获奖作品中，都有《芙蓉镇》这种体现出历史反思和人性担当的经典，比如《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额尔古纳河右岸》《蛙》《生命册》《北上》……

茅盾文学奖，给时代留影，给国人留像，反思历史，致敬时代，传承经典。

嗓音与琴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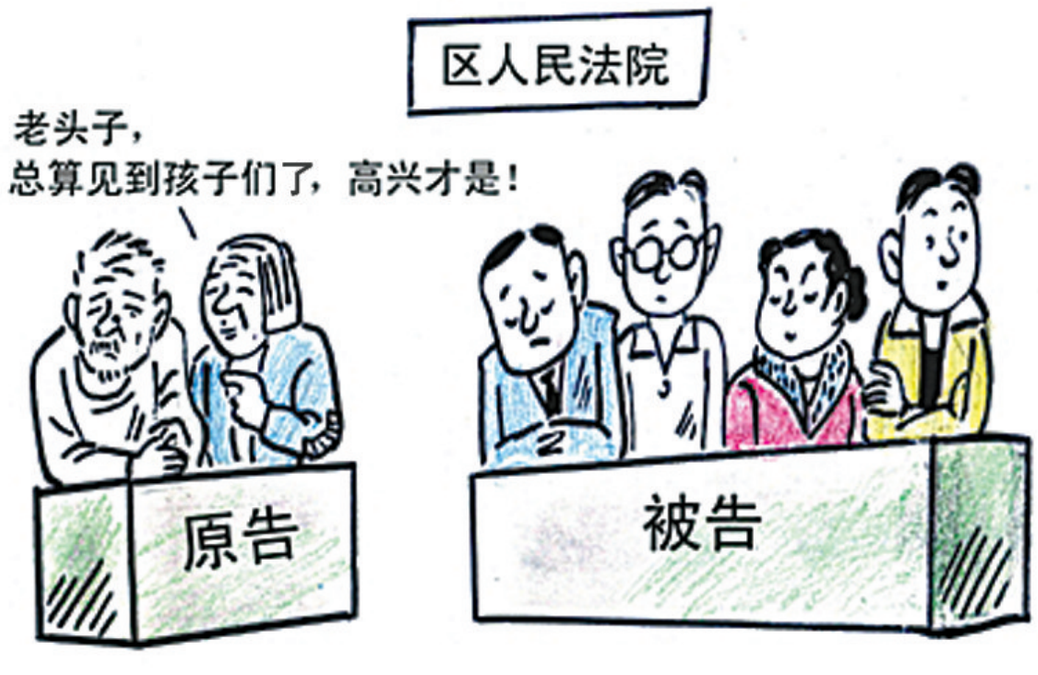
◆明前茶

周末，看梅派弟子胡文阁的访谈，深有感触。胡文阁年轻时，梅葆玖先生向他亲传梅派男旦在唱腔、念白、姿态上清雅端庄、灵动深情的特质。每天，师徒俩对着一面墙那么大的镜子练功，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一字一句，梅先生都为胡文阁逐一点拨。

《贵妃醉酒》为何能成为梅派的代表性剧目，感动一代又一代的戏迷？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演贵妃的是男子，他演女人不会照搬原生态的生活体验，而是必须通过观察、提炼、去芜存菁。所以，贵妃的美更为凝练与耐人寻味；第二，梅派有“高开低走”的传统，也就是说，琴师的起调要高，要率先在戏曲殿堂织就富丽堂皇的音乐背景，接着，演员的调门却比琴音起得低得多，而且，在整个演唱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回环往复、清丽悠远、醇厚深切的唱腔。演员的肉嗓始终与琴音有呼应，却并不与琴音紧贴着走，更不与琴音“试比高”。听众能感觉到嗓音与琴音之间，隔着渴盼与心意酝酿的千年月光，隔着似有若无的花香与酒香，隔着一人独走的亭台楼阁，隔着知音难觅的淡淡惆怅……

吟唱贵妃的心事，男旦为何比女旦更有优势？因为声带结构天生不同，男人的低音区比女性更为深厚宽广，这样一来，经过训练，好的男旦与琴音隔着花墙、池水与万千心事，他抒发情感的能力就比多数女旦强。

梅葆玖先生给胡文阁留下的话是：嗓音，哪能被琴音带走，就像油画肖像，主体部分的人物，哪能与大面积的光影背景趋同。越是“浇得人心中沸腾，扰得人心中吹雪”的情感，越要提醒自己，别拔高嗓门，以致唱到声音的顶部都没有了余裕；咱把嗓门降下来，把酸甜苦辣的气息都缓缓送到听众的耳畔，将心头的一波三折都处理得淡而有味。那么，这个晚上，贵妃才没有白醉这场酒。



悲中有乐 陈景凯 作

“随便写”

◆王纪铨

开学了，突然想到儿子小时候开学时我给他布置的任务。

从孩子二年级开始，我就让他写“家庭随笔”，每周一到两篇，写在一本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上。我在笔记本扉页写了“随便写”三个字，这就俨然有些书名的味道了。

儿子第一篇随笔的题目是《捉小蟋蟀》，是记自己和古建军、董磊等小伙伴一起在家门口的“百草园”捉蟋蟀的趣事，记得最后一句是“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蟋蟀”。后来他读了杨朔的《荔枝蜜》，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自己的文章还有些杨朔散文“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的风格呢。

有一阵子，大概是语文课中学了诗歌吧，儿子对写“诗”产生了兴趣，其中有一首是写“太阳”的：“太阳公公起得早，我比太阳还要早。小朋友们都起早，蹦蹦跳跳哈哈笑。”听儿子说，去年他们一帮当年的小学同学聚会，他朗读了这首“代表作”，几乎把在场的同学都逗得“蹦蹦跳跳哈哈笑”了。

儿子刚学写句子时，像古人写文章一样，通篇没有标点，于是我就教他“句读”：出声读自己写的话，停顿的地方就加标点。刚开始或“一逗到底”，或“不停也逗”甚至“乱逗”，时间一长也就慢慢学会了。

有一次写“长大干什么”，那一阵电视正播《西游记》，里面有太上老君炼仙丹，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情节。儿子就写了一篇《长大炼仙丹》，说是好让爸爸妈妈吃了长生不老。说来也有意思，后来他还真的进了一所大学的“制药工程学院”。当然，学的不是“炼丹”，而是“制药”，一个愿普天下的爸爸妈妈和其他人都能健康长寿的专业。

风吹哪页读哪页

◆叶倾城

总有少年听众在我的讲座结束后，郑重给我呈上某某网站的高分书目50种或100种。第一本多半是《小王子》，然后王小波、张爱玲、塞林格……依次出场，排名因网站不同而前后不一。

少年为自己的不争气尴尬着：“我知道某某是好书，打分很高，但我看不进去，死也看不进去，我要不要去买个课或者参加读书会？”

我答：“看不下去就别看。”

少年大吃一惊：“都说这是必读书……”

我吐露真言：“除了义务教育的课本，世上并无必看之书。”

如果书对人有一定的价值，那是因为它像陨石一样，击中了读者的某一处，记忆、幻想、灵魂，都发出呼喊，听到了那来自外太空的电波。

《红楼梦》里有一段：香菱读到王维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赞不绝口：“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如果没这亲身经历，她能深切体会这两句诗吗？如果不能体会，背得滚瓜烂熟又有何用。

书单的可信度我也向来存疑，到底是谁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当作小学生必读书目？连我的几个读大学的朋友都表示看不懂。还有，是谁居然列出“一生中必看的一千本绘本”这样的书目？尤其是，里面好多还是套装，《神奇的校车》11本，《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12本，谁家宝宝能这么一目十行，日览30本。

我不知道书单的始作俑者是谁，但我估计，它的问世来源于年轻人的迷茫：书山重重，怎么才能走到“白云生处有人家”；文海巨浪，传说中的海外仙山在哪里。于是，一单在手，心里熨帖了，它像高考秘籍一样，指引了方向。

但人家的阅读地图未必对你适用，你应该有自己的航行方向。

我诚实地建议：与其拿本精装《中国史学名著》装门面，不如找几本读得下去的书看看。

别担心那只是闲书。你最初的中国文化常识，可以来自诗词；你对人生人文的朦胧认识，可能来自小说。凡来过者，必留下痕迹。

在青春期，有时就是书上的一句话、一行字，像突如其来的碘伏，淋在你新的伤口上。好痛，痛里有安慰，这清洁是疗愈的开始。

读书，是让自己见识独到的重要方式。只是，不必逞强，不必为难，任风吹哪页读哪页。

你当然会错过很多好书——可是，随便去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你都会知道，全世界的好书是那么多，穷你一生都读不完。遇见，是因缘际会；错过，也是必然。世上并无必看之书，能读下去的，才可能是滋养你的好书。

说法

爱是不会老的，它留着的是永恒的火焰与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

——左拉

最美好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可以用心感觉。

——海伦·凯勒

如果你想受人尊敬，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尊敬你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

婚姻是一场大型的资产重组：你要么带着资产入局，要么带着创造资产的能力入局。

——大部分婚姻的真相。当然，这里说的“资产”，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好的性情品格，以及与人沟通相处的能力

羽量级社交。

——一种社交人格，指对于社交的需求如羽毛一样轻。比如，在朋友圈评论里给人暖暖场已属不易，要他打开聊天窗口那更是强人所难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物流配送 中秋特色商品展示(之一)

更多商品请来店，您只要一个电话，市区我们免费配送到家！
咨询电话：8980198 4943059

门店1地址：平顶山日报社大门东侧50米 鹰城淘(建设路西段鹰城广场对面)
门店2地址：平顶山日报社大门西侧50米 读者服务中心(建设路西段鹰城广场对面)